

D 何光渝报告文学选

光渝 著

UI ZHOU WENXUE CONG SHU

贵州文学丛书第2辑

石定、廖公弦、李发模、何光渝、罗强烈、雨煤、伍略、陈学书、吴恩泽、戴冰

贵州文学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D

何光渝报告文学选

石定\廖公弦\李发模\何光渝\罗强烈\雨煤\伍略\陈学书\吴恩泽\戴冰

贵州人民出版社

第2辑

《贵州文学丛书》总序

卢惠龙

当我们提到文学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份庄严。从西方的罗曼·罗兰，到东方的川端康成，从《人鼠之间》，到《百年孤独》，都在为人类的智慧和文明锲而不舍地作证。

我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的时候，这份庄严又不期而至。眼下是大西洋湛蓝的波涛，长长的白得刺眼的沙滩，高高的海岬和棕色的山脉，墨西哥湾流里船艇正下锚靠岸，海风里夹着带腥味的氣息。这里是美利坚的最南端了。喜好云游的美国人，很随意地从这里出入古巴。此时此地，不能不想起那位令人激奋的古巴老渔人和他身边巨大的鲨鱼。

唔！墨西哥湾流里还有成群的铲鼻鲨、马科鲨、斑鲨扑向桑蒂老人的小艇？桑蒂老人还在黑暗的大海上寻觅哈瓦那的灯火？

离我脚下不到二十海里的地方，有一个叫韦斯特的小岛。那个屁股上挂着一罐杜松子酒的酒徒，那个满脸胡子、满腔胸毛的拳师，那个提着来福枪在密西根森林打猎的猎人，那个不相信罗斯福新政会改善人性的死硬记者，那个让美国驻瑞典大使卡波特从瑞典国王手中代领诺贝尔文学金质奖章的作家，我们尊敬有加的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六十多年前，带着一本新小说的前几章，带着他的妻子宝琳·卜菲弗来到韦斯特这个小岛上，一住十年，做远海打鱼……

老人与海！老人与海！

这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怎样的生死搏斗？

桑蒂老人终于套到比他的小艇还长的大鱼，却没法把大鱼拉动。他的手掌被钓绳割得血肉模糊，只得将钓绳绕在背上，身体抵住坐板，对抗大鱼的拉力。绳索在背上割破肌肉的剧痛简直超过“痛苦”二字，让他渐渐麻木。

大鱼跳起来，在海面掀起风暴，他听见大海裂开的声音，眼睛下面划出伤口，血往下滴。他还是尽可能高举鱼叉，使出临时焕发出来的特殊力量，把鱼叉刺进大鱼胸鳍的后方。

忍受饥馑，在海上和大鱼周旋三天三夜。

大鱼不止一千五百磅，小艇装不下，他用套索把它绑在船边上。这时他几乎累死、饿死。

他拖着大鱼返回陆地的时候，铲鼻鲨、马科鲨、斑鲨三次向小艇发起攻击。桑蒂老人听到大鱼皮肉扯裂的声音，被鲨鱼一嘴吃去四十磅。桑蒂老人狠狠地用鱼叉刺进鲨鱼的头部。鲨鱼第二次袭来的时候，鱼叉没有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柱上与鲨鱼拼搏。第三次，只得用船桨、短棍、舵柄……，这时候的桑蒂老人，只有由身上的痛苦告诉自己还活着。

当桑蒂老人拖着大鱼回到岸边，大鱼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鱼骨架——鲨鱼把所有的鱼肉都撕光了。

英雄主义的悲怆。

勇气，刚强地迎向冷酷的存在，一直是海明威创作的中心主题。

评论家约翰·布朗说：这部小说具有几乎于圣经的光华，再一次重述在物质失败面前精神的胜利。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宣称：“在出海捕鱼的故事框架中，一场人的命运之戏曲上场了。这篇小说，是对于即使在物质上收获归于乌有时，仍然要坚持下去的战斗精神之赞歌；是在失败中获得道

德上的胜利的赞词。”

在杀死鲨鱼，击败第一次攻击之后，桑蒂老人在海上自言自语道：“事情来了就要勇敢接受”，“人不是为挫败而生的”，“人可以毁灭，却不能被挫败。”

这是不是海明威的自白呢？

海明威不是一直坚持作家必须写他知道的事吗？海明威的作品，广义上说，是自传性的。作品与生活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在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中，他把个人的经验变形成为一个时代的整体经验，有时甚至超越他那一代和他本身文化社会的普遍性。这里不就是最好的一例？

海明威一生骚动，扮演了许多角色，猎人也好，拳师也好，酒徒也好，都是男性的角色。海明威一生除了两次坠机之外，参加过五场战争和六次革命，每次都亲临火线，出生入死！难怪有人杜撰了一个笑话：如果海明威真正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会在颁奖典礼之后参加一连串酒会，等他酒酣耳热之后，他一定会找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摔跤。

“这一个”海明威。

当然，在他多方面的生活中，他的作品是他唯一在意的事。他崇拜艺术，对艺术真挚到病态的地步。他从不停歇地体验着时代和人生，他不惮其烦地修改作品，追求他那干净利落的、男性化的文体，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单纯。瑞典学院对海明威得奖评语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这是对海明威文学地位的结论。

离开佛罗里达，我终于回到太平洋西岸。海明威毕竟与我们隔着大洋，他的年代毕竟遥遥而去。中国文学历史绵远，自有辉煌。贵州文学也并不晦闇。在浮躁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海蓝色的眼珠。他全身都衰老

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要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信念：在这样的年代创作是绝对的荣耀！

这是一种强大！

海明威在受奖典礼的答辞中极有感触地说：“写作，在其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活”，“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寂，他的声名日甚，而他的作品却也开始败坏。因为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他必需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

愿我们贵州作家，开拓面对的生活，开拓自己的才华，不辍地铺开你的稿笺，在一种孤寂之中……

1993.5.30. 贵阳

目 录

走向源头	(1)
百年十少年	(14)
1. 关山度若飞	(15)
2. 凄风苦雨一孤鸿	(20)
3. 万山朱砂红	(26)
4. 漂泊的岁月	(30)
5. 牛棚子中彝家女	(35)
6. 无花少年时	(40)
7. 迷惘在浩劫中	(45)
8. 小瓶盖儿的故事	(50)
9. 星星与火炬的召唤	(53)
10. 爱的奇迹	(57)
拼搏者	(63)
天职	(77)
在他的肩上	(87)
南极的诱惑	(92)
荆棘黄金路	(97)
一个村子和一个人	(112)
追求	(122)
眷恋	(135)
我们的“比基尼”	(140)
从宁谷走向世界	(154)
韦姐	(162)
“梨花屯”上何士光	(177)

荆冠和桂冠·····	(185)
窗口·····	(191)
赫赫而无名的人们·····	(198)
雨中煤·····	(211)
南海潮·····	(219)
世界在你面前·····	(233)

走向源头

175 天后，面对滔滔长江与浩浩东海的交汇处，忻高明，你又托起了电影摄影机。你泪眼模糊，你身心颤抖，你热血上涌。不是因为横沙岛外的海面正喧嚣着八级风浪，不是因为脚下的港监船甲板正发疯也似地摇晃不已，不是因为铅灰色的乌云正压得大海喘不过气来——一时间，你的镜头竟捕捉不到那东经 121 度 55 分、北纬 31 度 16 分的座标，那超越了座标的两只红色橡皮筏“中华勇士号”和“科学号”，那伟大漂流探险的终点……

此时此刻，该有多少电波在空中振荡——

“本报上海 11 月 25 日电 今日下午二时半，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勇士胜利漂至长江入海口，实现了人类征服长江全程的伟大壮举，创造了长 6300 公里、落差 5800 多米的无动力江河漂流的世界纪录……”

“本报上海专电 中国长江漂流队胜利漂完全程……”

……

摄影机在手中“嚓嚓”地运转着。忻高明，你多想腾出手来，用食指和中指组成一个表示胜利的“V”，就象 175 天以前，6 月 3 日，上午 10 时 40 分，从成都登机飞往拉萨时，你曾把“V”高高举过头顶那样……

V！胜利！你曾多么盼望。在源头冰川，在水网如麻的沱沱河，在魔鬼般吞噬了队友的叶巴滩，在号称地狱之门的虎跳峡，在“滩王”老君滩……从长江源头，到长江尽头，你一直那么痛苦地、热切地、绝望地、勇敢地……盼望过，总以为当自己能活着看到那最后胜利的一刻降临时，定会幸福得发颤，欢乐得发狂。可是，此刻，一

切都显得多么自然、单纯、平凡、就象纸上轻轻留下的一个小句号。

此时，忻高明，你在想什么？你那台 16 毫米老“包利克斯”的镜头，为什么又转向了长江奔来之处？

——我在想那支著名的歌：“你从雪山走来，春波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我在想：源头……

唐古拉山口。海拔 5231 米。

巨大的花岗岩石屏。镌刻得赫赫然的红色大字。让人肃然，让人气促，让人心悸。是心怀激荡？还是高山反应？

这就是让人谈虎色变、望而生畏的唐古拉？

是谁说起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妇女，带着孩子乘车翻越唐古拉山，也是这个季节，也是这个时辰，过了山口一看，孩子已经悄悄死在母亲的怀里，是可怕的高山反应夺去了这条小生命……又有谁说起过这样一件往事：1984 年 7 月，正是内地三伏天的季节，青海石油局的 179 人、65 部车、满载六百多吨物资进藏，这样一支庞大的车队，竟被唐古拉的暴风雪困在山口 20 多公里长的公路上，整整三天三夜……还有谁说起了去年——1985 年 10 月唐古拉山那场可怕的大暴雪，使青藏高原 25 万平方公里、十几万人、两亿亩草原、520 万多头牲畜受灾，在唐古拉山一带，雪被厚达一米以上。而那里，正是长江源头——你们如今要去的地方……

拉萨，留在五百公里以远的地方了。家乡贵阳，留在云遮雾断的更远的地方了……其实，离家总共才几天呀？就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5 月 31 日，作为《贵州广播电视报》的特约记者，你和徐心制、沙颖匆匆忙忙出发了。那是真正的匆匆忙忙。从接到通知到出发，仅有三天时间。你要写一份近乎立生死无悔的军令状般的请假报告；要准备各种器材：电影摄影机、照像机、电影胶片、彩色胶卷……还要把你作为贵州音像出版社东方音像出版公司录像发行部

主任所管辖经办的千头万绪零七碎八的一大摊子事务——交代清楚；还要腾出时间来，委婉而坚决、倔强而情深意浓地把这件参加长江漂流探险生死攸关的大事告诉毫无思想准备的妻子……三天，你几乎不能休息，不敢喘息。直到登机飞离贵阳那天，你才想起，借来的“包利克斯”摄影机，竟没有来得及试试片……

你匆匆加入了这个行列。没有足够的装备，没有参加漂流队短短三周的集训，没有任何落水自救或野外生存的常识和技能，甚至对未来的艰险也没有真正足够的精神准备。你就上路了。从贵阳，到成都，到拉萨。然后，是这三辆越野车、两辆大客车，载上你们这四十多名来自五湖四海的自愿探险者，载上你们的漂流船、帐篷、气垫床、压缩饼干和罐头，载上你们那份发誓要由中国人来完成对长江——地球上最后一条未被全程漂流的巨川——进行伟大征服的决心，向北，向北，羊八井、当雄、那曲、安多……人烟越来越稀少，草原越来越广阔。这才几天呀，却仿佛过去了好多年！你那么急切、亢奋，那么激动、自信。你想起了伟大炎黄子孙探险的足迹：张骞、班超、玄奘、徐霞客、郑和，首登希夏邦马峰和两登珠穆朗玛峰的中国登山队，首漂长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尧茂书……你仰慕他们。你渴望建功立业，渴望追求自我的价值。你以为你会无所畏惧，哪怕赤手空拳，哪怕只身一人……

站在高高的唐古拉山口，你掉头眺望东南方。此时，在那边，在家乡，正是阳光明媚的初夏：黔灵山该是满目葱绿、青翠欲滴了？花溪河该是繁花如织、垂柳依依了？而这里，唐古拉，正飘着大雪。御骨的寒气穿透了厚厚的羽绒服。照像机仿佛灌了铅，举一举也叫你喘息不已……然而，此刻已算是唐古拉最仁慈最友善的时分了。

明显的高山反应和严寒象呼啸的长鞭在驱赶。同伴们照了像，都纷纷急忙钻回汽车里。你却托起摄影机。你还得咬咬牙。谁让你你是摄影记者？你必须用胶片记录下漂流探险的全过程。你把镜头对准了公路上显得多么孱弱的车队，路旁厚厚的冰雪，远处巍巍

的群山。天地间，一片苍茫。你依稀看见，唐古拉山的主峰，海拔6621米的各拉丹冬雪峰，那藏语中意为“高高尖尖的山峰”，正雄踞在如烟似漆的密云之上；姜古迪如冰川，象一柄寒冽的青锋，冷冷地指向一切敢于蔑视它的生命。那里，就是长江的源头。“姜古迪如”，藏语的含义是“你过不去”。你们过得去吗？

汽车启动了，宏亮的车笛声响彻唐古拉山口。你们都把头转向各拉丹冬，转向源头。

蓦地，你想起，昨天，1986年6月7日从拉萨出发，恰好是你30岁的生日。而立之年，你开始走向源头。

谁上源头？指挥部决定：派一支13人的小分队，直奔源头；其中，只能有两名记者——四川出文字记者一名，贵州出摄影记者一名。谁上？

上源头，意味着什么？

雇不到牦牛、马匹，都因为去年那场可怕的雪灾。只有一位进山占草场的藏族牧民尕尔吉，曾表示愿意在去源头的半道上，为小分队提供牦牛和藏马……从温泉兵站出发，有一条五十年代就已废弃的“便道”，越野车也许能勉强驶进去一半的路程……到处没有人烟，没有足够的氧气（空气中含氧量不足内地的百分之四十）；却有冰河、冰大坂，有冻状草丘、沼泽地，还有超常的紫外线辐射、急剧的温差变化、变幻无常的暴风雪，钢弹般突然从天而降的冰雹，还有能冻僵血液的严寒，和旷野里凄厉的狼嚎……上源头，意味着什么？已经清清楚楚写在这几位探路归来的队友疲惫不堪的脸上，写在老徐那嘴唇龟裂、双颊浮肿的脸上了……实际情况就是这些。谁上源头？

你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上。”

你并不是没有犹豫。离家前，妻子匆匆为你买来了一瓶又一瓶保肝的药品，仔细地装进你的行囊——她还装进了那份沉重的担

心和深深的忧虑。临行时，你没有去向父亲和生病卧床的母亲说明自己的去向，甚至没有去说声“再见”——让父母无端增添了多少悠悠的思念和遥遥的祈愿……你有十个、二十个理由说“不”——初愈不久的肝病，幼小的儿子，条件优厚的工作，非专业的摄影技术，陈旧的老“包利克斯”，日趋明显的高山反应：耳鸣、失眠、太阳穴象被钢钳紧夹般疼痛、说几句话心跳就加速到每分钟近百次……你知道，在这支队伍里，一切都是自愿的——没有谁会强迫你作出选择，也没有谁会下命令要你上或不上。你有充分的时间充分的自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就象那位著名的剧中人物汉姆莱特常叨念的那样：“生，还是死？这才是真正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是，你只作了一种简单的类比：贵州来的三名摄影记者中，徐心制47岁，你比他年轻17岁，自然体力精力要比他好，何况探路已把他折磨成那样了；沙颖26岁，你比他年长4岁，自然就比他多了四年人生的体验，何况来漂流队前他已经考取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了。既然只能上一人，既然一生中就只有这样一次“上”的机会，那么，还说什么呢？

你说：“我上。”

6月14日。难舍难分，心情复杂，唏嘘啜泣。上源头的如壮别的勇士；不上源头的，象诀别的亲人。你想起那个唐古拉山口妇女夭折了孩儿的故事。你隐约感到前途未卜，不知对留下的队友、还有远方的亲人是说“再见”，还是说“永别”。

登上越野车。带着你的“包利克斯”和“亚西卡”，带着二十盒电影胶片、照像胶卷，带着妻子为你备好的药品：灵芝肝泰，保肝；安定，防高山失眠；羚羊感冒片，防感冒，因为高山反应下的感冒会致人死命……

你已经吞服了这三种药片。别担心，你对自己说，别丢脸。小分队里，队长唐邦兴，两次到珠穆朗玛考察过哩；甘肃来的蒲健辰，是冰川冻土专家哩；一口湖北腔的解放军军官孔志毅，是真正的

“老青海”哩；挎枪的木呷，是精悍的藏族武警哩……这时候，你才发觉，这个由13个单个的人组成的集体，会使你们每个人的力量增加千百倍，就把这一百多斤交给这个集体吧！

走，我们上源头！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伟大长江的“生母”——各拉丹冬雪山了。

越野车再也翻越不过这片荒野。它们停止了喘息，蹒跚在空旷荒凉的姜更曲河滩上，象三块孤零零的砾石。

卸下橡皮筏、帐篷，卸下食品、睡袋。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等待吧！没有牦牛，没有马匹，你们无论如何也到不了那“你过不去”的冰川。它就无边无垠地伸展在各拉丹冬雪山之下，离你们不过30多公里。可是，有谁知道，原来答应雇给牛马的尕尔吉，他真的会来吗？他真的能准时赶来接应吗？为了轻装上源头，你们的装备精简到最少，甚至连高山反应危险时可以救命的氧气袋也没有带。倘若尕尔吉不来，或者来晚了几天，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你环顾四周。这里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没有树，没有草，没有声息，没有生命。老唐曾说过，江源地区有一种特有现象，叫“鼠雀同穴”，稀少的鸟类在这里无法筑巢，只好以鼠洞为窝。可是，你连一只同穴的雀鼠也看不到。你的镜头四处搜寻，只摄下了几只僵硬的野狼、藏羚羊和黄羊残破的尸骸。也许，这正是去年那场恐怖雪灾留给你们的预警？你突然感到，对任何生命都十分严酷的源头，对你们也将同样严酷——倘若尕尔吉不来……

汽车要返回基地。小分队决定，派人随车返回一程，一定要把尕尔吉找到！你看见，又是孔志毅站出来。这一路，他为大家做了多少事呀，可是不知怎的，你会觉得他是“好表现”。他去了，只带了几听罐头和一支电筒，只在运动服上罩了件单薄的军装。你这时才知道，他早已把自己的一身羽绒服送给了藏胞，为了要雇到急需的

运力……

好不容易架起沉重的帆布帐篷。好不容易吹胀那要命的箱式气垫床。好不容易拾来比金子还金贵的干牛粪。缺氧！缺氧！你才走动几步，头就疼痛欲裂，仿佛马上就会休克。你拼命挪动脚步，把干牛粪一块块拾起到帽子里，堆在一起，再用衣服包成一堆，气喘吁吁地背回宿营地。你看见，木呷在做了你所做的一切之后，又低头用冰镐掘着草根，又在背风的土坡上挖好了大肚子灶，埋锅造饭……

夜晚，狂风咆哮，几乎把帐篷揭顶掀走。你们鼯鼠般钻在帐篷里。听着尖啸的风声，听着同伴们对老孔的种种叨念，你突然想到，如果此时此地，是你孤身一人，你岂能生存？往常，当你为着公司的录像业务、为着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而生出无限烦闷和厌倦时，你曾希望能潜身到什么与世隔绝的地方，自由自在地一人独处……多么天真、可笑！你仿佛看见，孔志毅正孤零零地在漆黑无边的荒原上，寻觅着尕尔吉，他那么憔悴、疲惫、饥寒交迫。这位柴达木戈壁中的军人，这位30年不探亲生了女儿还不知模样的青海省人大代表，他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你们12个人的生存么！此刻，他会感到自己是孤独的吗？……忻高明，你听见他亲热地叫你“高明”，你从他身上看到了你所缺少的。你说，如果你也这样，独自一人与严酷的大自然对峙时，你也要想想另外那12双关切的眼睛，那么，你也会获得你在单个生存时所无法达到的那种生存力量。

在这滴水成冰的源头旷野之夜，你觉得心血上涌，周围有异样的温暖……

你又从牦牛背上摔了下来。

这是第几回了？尕尔吉呀尕尔吉，我真要宰了你的这些野牛……你咕哝着，反正尕尔吉听不懂汉话，只会冲着你笑。其实，你心里也明白，这头慢吞吞的牦牛，虽然曾给过你重重一记牛蹄，让你

领教了它的厉害，青瘀还留在腿上，但比起那几匹更欺生的烈马，的确要温柔得多。再说，你骑在牦牛背上，要拍片，一手调镜头，一手开机，哪有第三只手去拉紧缰绳呢？

你从地上爬起来，追上去，又去爬那毛茸茸黑森森的牦牛背。

小分队艰难而坚定地跋涉着。在一团又一团巨大的冻状草丘之间，在一道又一道冰川泥石流沟壑之间，在一条又一条水寒彻骨的“萌芽河流”之间，在一座又一座巍峨凛然的雪峰之间，人、牦牛、藏马，显得多么孤零、脆弱，却又多么顽强、执著……

你不断地与小分队拉开距离。30米、50米、100米；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你要从不同的角度，摄下这段艰难的征服。

又有一条曲横在眼前。在源头，该有多少道藏胞说的“曲”，我们说的“河”。昨天，你骑在牦牛背上，从后取高位摄下了小分队过河的镜头。今天，应该从前面用低姿势拍一组镜头了。你跳下牦牛背，托着20多斤重的摄影机，大口大口地喘气，踉踉跄跄地赶到前头。这高原上初生的河，不宽，也有十来米；不深，也能淹到大腿；水却分外湍急、凛冽。一脚趟下去，你顿时咬紧了牙关，顿时咬不住了牙关禁不住浑身的寒栗，顿时双腿发冷发烧发颤发麻终于失去了知觉。你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走到河心急流中被卷着往下冲，你不知道自己本是逆流而过怎么变成了顺流过河越冲越远。你只知道高高托起“包利克斯”，机械地移动步子。你只知道队友们还在远处的草甸上行进，这时候谁也帮不了你。你知道这就叫独自一人与严酷的大自然对峙，你只能作出一种选择……你一步一步往前挪，最后两米、一米……你举起摄影机，拼命向河岸扑过去……你成功了，滚了一身泥水，却感到身下枕着的大地多么坚实。

你俯卧着，托起摄影机。镜头里，小分队正朝你缓缓走来。你清楚地看到，那一张张被高原如刀的寒风、如火的紫外线撕裂成“棋盘格”的黑脸膛，那一张张半个多月以前还根本不认识的黑脸膛，此刻是多么亲切、亲近。你的心微微颤栗，手指轻轻启动快门

.....

一天，又一天……你们已经接近了源头。

各拉丹冬，我们来啦！姜古迪如，我们来啦！还有你冰川融水汇成的纳钦曲，还有你对岸披着雪白哈达的朵恰迪如岗雪山……我们来啦！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晶莹纯洁的水。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甘甜清醇的水。从来没有抚摸过这样伟大神圣的水！

你虔诚地弯下腰去，你深深地俯下身去，轻轻地、轻轻地吮了一口江源之水。

在高原强烈眩目的阳光下，出现了一个冰晶的世界！姜古迪如，这母亲河的源头，仿佛从无边无际的天边往下越堆越高、越堆越宽。那么众多、奇妙的冰塔林、冰湖、冰洞、冰蘑菇、冰拱桥、还有冰塔檐边挂着的无数冰笋……7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在这伟大的源头得到了报偿！

你不时转动镜头，扣下快门。这瑰丽神奇的辉煌，这莽莽苍苍的混沌，这浩荡万里的长江的生身之地，世上能有几人亲临、亲睹？

那是什么？在那冰川前，小土坡上，压着的是两顶早已斑驳的草帽；那是什么？在那冰塔前，一米见方的大冰瘤上，留着的是两行黄漆书写的字：“西南交大尧茂书、成都二医尧茂江到此 6月10日”。你们肃立、拍照，仿佛那位用生命把你们召唤到这源头来的勇士，此刻与你们同在。你默然，低垂着头。你记得，最初，当你接到邀请参加漂流探险的信函时，当你代表你的公司到成都商议拍摄事宜时，你都没有肯定自己会参加。但是，你在乐山看到了他遗留下来的若干漂流照片，看到了关于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报道，你发现他在遇难前一天摄于直门达江边的最后遗容，竟是那么年轻，甚至有几分象你——你和尧茂书是同一时代的青年！于是，你决定了。你走向源头。